

中国戏剧出版社

第五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获奖作品集(话剧)

天边有一簇圣火

● 天边有一簇圣火 ● 富有的女人

● 蜗皇峪 ● 天下第一楼 ● 布衣孔子 ● 日蚀

● 中国，1949 ● 火神与秋女

天边有一簇圣火

第五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获奖作品集（话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天边有一簇圣火

——第五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

获奖作品集（话剧） **本社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05千字 18.25印张 2插页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册

ISBN 7-104-00343-6/I·122

新登（京）字第150号

定价：9.60元

目 录

1	天边有一簇圣火 (大型话剧)	郑振环
73	部队作家要有社会使命感责任感	郑振环
79	富有(的女人 (七场话剧)	房纯如 杨舒慧
149	生活与思索	房纯如 杨舒慧
155	娉皇峪 (四幕悲喜话剧)	魏金虎 翟迎春
227	新生活与新的艺术形象	魏金虎 翟迎春
		魏 敏 周 传
231	天下第一楼 (三幕话剧)	何冀平
322	作者的话	何冀平
325	布衣孔子 (大型话剧)	翟剑平 茅 草 刘庆元
386	《布衣孔子》附白	茅 草
391	日蚀 (大型多场次话剧)	童汀苗 房子 顾天高
462	苦恼与满足	童汀苗

465	中国，1949（多场次话剧）	刘 星
520	《中国，1949》创作体会	刘 星
523	火神与秋女	苏 雷
575	《火神与秋女》创作谈	苏 雷

天边有一簇圣火（大型话剧）

郑 振 环

人 物

蓝禾儿——铁舰山哨所哨长，一排长。

刘清润——铁舰山哨所哨长，先为二排长，后为副连长。

韩五一——边防战士。

冷 春——边防战士。

冷 秋——边防战士，冷春的弟弟。

黎 凡——边防战士。

郝黑子——边防战士。

罗长贵——边防战士。

连 长——边防连连长，后为营长。

司务长——边防连司务长。

巧 巧——蓝禾儿的妻子，农村妇女。

杨小娥——冷春的未婚妻，农村小学教员。

雪 雁——刘清润的女朋友。

战士甲、乙、丙。

老营长，蓝禾儿爹，刘清润的母亲等人。

〔舞台分为前后两个表演区，后表演区略高于前表演区。全不用任何景片，只需有些正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大小不同的积木块，以它们的不同组合与位置的移动来展示空间的变化。景随情移，无限度地扩大舞台上的时空间。〕

〔歌声起，这是一支带有大西北荒野大漠风味的劲歌：〕

年迈的父亲他老早就告诉我，

真正的男子汉就得去当兵。

从小我就憋足了一口气，

爷们儿生要当大兵，死也做个鬼英雄。

噢，我的傻大兵！

噢，我的傻大兵！

粗糙的皮肤、憨厚的心，

认准的道路走到底，一辈子一根筋。

天下的姑娘啊你能有多少情？

山高水深也比不过我们傻大兵。

有人非说我们是傻大兵，

爷们儿从来不生气，姑娘你也不要听。

噢，我们傻大兵！

2. 新概念小说
② 蓝禾儿在创作

噢，我们傻大兵！

粗糙的皮肤、憨厚的心，

爱国爱民更爱你，一辈子一根筋。

〔伴着歌声、风的嘶鸣声大幕徐徐拉开。〕

〔舞台上出现几个边防战士的造型：巡逻的、放哨的、训练的、读书的。〕

〔舞台中央有一个穿绿色短裤的赤身战士的造型。他体魄健美，肌肉发达，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当代军人的阳刚之气。〕

〔瞭望塔里站岗值班的战士黎凡动了起来……〕

〔排长蓝禾儿着装整齐地上场。〕

蓝禾儿 情况咋样？

黎 凡 还能怎么样，一切正常。（懒洋洋地）

蓝禾儿 注意军人规范，重新报告！

黎 凡 是！（立正）报告哨长同志，无异常情况！

〔蓝禾儿贴在潜望镜上左右转动瞭望着。〕

黎 凡 这么先进的潜望镜，安装在咱们这儿算是废啦……

蓝禾儿 啥意思？

黎 凡 没意思！天天站岗、天天无异常情况，能有意思吗？

蓝禾儿 你这个黎凡呐，上过两天半大学，就爱发个牢骚，整个一个臭老九！

黎 凡 没错儿，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臭老九。放着中文系不上，非要退学来参军，没想到来到这么个鬼地方，没有绿地，没有人烟，整个哨所一共七个人加一条狗，上岗下岗，两个小时一班，做饭吃饭，一日三餐，还得两个人去炮制。今天是昨天的重复，明天又是今天的

重复，千篇一律，紧张不起来，冲动不起来，昂扬不起来，壮烈不起来……

蓝禾儿 嗨嗨嗨……还昂扬？还壮烈？你跟我臭转（zhuǎi）啥呀你！穿着这身军装，就是昂扬！保卫祖国边防，就是壮烈！你也来咱铁舰山哨所好几个月啦，要好好跟人家老同志学习，牢固树立起扎根边防的思想！

黎 凡 扎根？就现在，您去看一看这哥几个都在干些什么，就知道扎根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啦！

〔舞台前区灯光增亮。

〔那个穿裤头的战士甲戴着太阳镜，伸胳膊叉腿平躺在斜坡上，怪声怪调地唱着《克拉玛依之歌》。

战士甲 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突然喊起来）我真受不了啦！

〔正巧蓝禾儿来到身边，他吓了一跳。

蓝禾儿 你……你抽什么风！

战士甲 （坐起来）我受不了！茫茫戈壁，渺无人烟，就咱七个傻老爷们儿守着这一片不毛之地，在寂寞与单调中消耗……

蓝禾儿 嘿！这年头真他妈的是邪了门儿啦，这新兵蛋子是一个比一个词儿多！你穿着军衣，吃着军粮，领着军饷，你消耗啥啦？

战士甲 生命！生命的价值！

蓝禾儿 嗨！还回答得理直气壮？就你的命值钱？别人都不想要实现价值？你给我回去把军装穿上。袒身露体的，像个啥样子！

战士甲 今天是星期天，我在日光浴。

蓝禾儿 那也得注意点影响！

战士甲 这里除了一条母狗没有其它异性，我就是光屁股子也影响不了军民关系！

蓝禾儿 嘿，你还真能噎人！

战士甲 您看，韩五一在那儿干什么？真是乏味透了！（又躺在地上）

〔舞台另一角。

〔战士韩五一正玩一条大黑狗。

韩五一 别动，大黑，我给你打扮漂亮点儿，也好去找个对象啊！唉，你落到这个鬼地方真是倒了血霉啦！甭等着当一辈子老姑娘吧！

〔蓝禾儿来到身边。

蓝禾儿 你这是搞啥名堂？

韩五一 （尴尬地）嘿嘿嘿，星期天，没事儿干，瞎玩儿……

蓝禾儿 瞎玩儿？给你尾巴上拴几根红布拉条你受得了吗？

韩五一 我……我又没长尾巴！

蓝禾儿 我看你的尾巴翘得老高！你把它给我解下来！这不是糟踏大黑嘛，八成是你想找对象了吧？

韩五一 （突然急了）蓝排长，您少开这种玩笑啊！

蓝禾儿 嗨！你整个是一个进口脾气，说翻脸就翻脸！

韩五一 我恨女人！

蓝禾儿 这毛病好，守卫边防不分心！（欲走又回）咦，不对呀，好模样儿的你恨哪门子女人哪？

韩五一 因为女人太可恨！

蓝禾儿 我看你八成是有病！（欲走又回）思想病！有空我得找你好好谈谈。

〔舞台另一处。

〔战士乙举着一个罐头瓶儿喃喃自语。

战士乙 你住在这里边是前途光明，出路不大呀……

〔蓝禾儿转到这里。

蓝禾儿 你跟谁说话哪？

战士乙 （指着瓶子）它，四脚蛇。

蓝禾儿 嘿，这玩意儿恶心巴拉的可有啥玩头！真是武大郎玩夜猫子——啥人玩啥鸟儿！

战士乙 不玩这玩啥？电视电视收不着，广播广播听不到，一到白天，除了刮风就再听不到人世间的一切声音了，我们这里是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蓝禾儿 今天这是咋的啦？是都上错弦啦？还是都吃错药啦？
（嘟嘟地吹起哨子，围着舞台转一圈儿）集合，都给我集合！

〔五名战士站成一排，最后站着大黑狗。

蓝禾儿 （喊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同志们！
〔众战士立正。

蓝禾儿 （敬礼）稍息！同志们，我们铁舰山哨所是大西北边陲的一个先进哨所，是祖国的耳朵，祖国的眼睛，祖国西北大门上的一把锁！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

〔众人轰地笑了。

蓝禾儿 这话老理儿不老！怕吃苦就当不了边防军，怕寂寞就

字不苦，想在前线两万五
路不累，比比朝鲜在朝鲜

保卫不了祖国！看看诸位这份儿模样儿，穿裤衩子的，玩蝎虎子的，给狗扎小辫儿的，哪儿还有一点边防军人的架式！

战士甲 报告排长，今天是星期天。

蓝禾儿 军人没有星期天！要时刻准备上战场！下边大伙跟我进行一次十公里越野强力拉练。我跑多快，你们就得跟多快，谁也不许掉队。

〔传来汽车刹车声。〕

战士甲 看，送水车来了！

蓝禾儿 拉倒吧！解散！

〔刘清润背着被包，拿着报纸、信件上场。〕

蓝禾儿 刘清润，你咋来了？

刘清润 回头再说。先给大家伙分信，这是当务之急。（交信）

蓝禾儿 （分着信）你两封；你一封；你两封；嗨，冷春大丰收，一下子来三封！

战士丙 三封也不多，一个月才送一次信。

〔冷春接过信刚要走……〕

〔韩五一一把抓过冷春手中的信，看了看信封，恶狠狠地将信甩在冷春的脸上，怒冲冲地走了。〕

蓝禾儿 韩五一，你不像话！

〔冷春怯懦地拾起地上的信，默默地走下场。〕

战士甲 蓝排长，韩五一欺负人家冷春可不止一次了，您要是再不处理，我可要帮助您处理他一下啦！

蓝禾儿 你咋知道我不处理？去去去，找没苍蝇的地方看信去！

刘清润 （对战士甲）把我的被包捎回宿舍去。

〔战士甲接过被包等物下场。其他人跟下。〕

刘清润 这两个是怎么回事啊？

蓝禾儿 谁知道啊，找他们俩问，谁都不说，就跟那周瑜打黄盖一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个还是一个村儿入伍的，八成有前仇。

刘清润 行了，这事儿留给我处理吧。

蓝禾儿 留给你？

刘清润 一排长，你大喜临头啦！我是来接替你当哨长的。待会儿你就跟送水车一道回连部报到，当你的副连长去吧！

蓝禾儿 你别拿我开“玩乐”啦！在这方面我蓝禾儿从来没顺过！

刘清润 这回可是十拿九稳。前几天，我去军分区干部科办事，巧劲儿，看见了营党委给你打的提升报告，科长还嘱咐我保密哪。这不，又派我来接替你当哨长，这次提升还有个跑？只要命令一宣布，嫂子就可以办随军了。

蓝禾儿 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把你嫂子办出那穷山沟儿，我才不着这份瞎急哪。行了，不说这事儿了，你自己先回宿舍找个窝儿安下，我得抓紧时间把冷春和韩五一的事儿处理一下。

刘清润 咱们一起去吧。

〔切光。〕

〔光复亮。〕

〔冷春看着信上场，坐在一块青石上。〕

〔韩五一突然来到他跟前。〕

〔冷春下意识将信收起，神情有些慌乱。〕

韩五一 有本事把信对大伙儿公开嘛，干吗躲到这儿来看！做贼心虚！

冷 春 她……她信上也没说啥，就谈了谈村里的改革情况。三封信都向你问好……

韩五一 谁用她问好，骚货！

冷 春 （震）你……你咋能骂人？

韩五一 骂了咋的？我就骂她！骚货、骚货、骚货！

〔蓝禾儿和刘清润来到这里。〕

蓝禾儿 韩五一！你撒啥野？你俩整天闹矛盾，到底为啥嘛？

韩五一 你问他！（气呼呼地下场）

蓝禾儿 韩五一！（追下）

冷 春 二排长，把我调离铁舰山哨所吧。去哪儿都行，干啥都行，只要能躲开韩五一！我实在受不了啦，我求求您啦……（跪倒在刘清润面前）

刘清润 （忙拉起冷春）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尽管说。

冷 春 （犹豫了一下）我……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事儿……您刚到，先别为我们操心，我会处理好的。您忙去吧。（敬了礼，拭着泪走了）

〔刘清润茫然地摇了摇头，跟下。〕

〔切光。〕

〔光复亮。〕

〔舞台另一处。〕

〔蓝禾儿正在和韩五一谈话。〕

蓝禾儿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和冷春是一个

村儿出来当兵的，不说相互照应着点儿，整天价掐架，你也太欺负老实人啦！

韩五一 他老实？他是老实里挑出来的。蔫坏！

蓝禾儿 说你坏，我信；说他坏，连咱那只大黑狗也不服。

韩五一 反正您吃完午饭就走了，我也把他的臭底儿揭揭，您给评评理！

蓝禾儿 啥臭底儿？

韩五一 您知道常给他来信的那位是谁吗？

蓝禾儿 不是他的未婚妻杨小娥吗？

韩五一 那是我的对象！

蓝禾儿 （一惊）啥？

韩五一 杨小娥是跟我定了亲、过了礼的。让冷春给饿了行啦！

蓝禾儿 为啥？

韩五一 定亲那阵儿，我爹是乡长，现在下台了。冷春他爹是被村里造反派整死的反革命，前两年一平反，他爹又成了抵制错误路线的英雄。冷春就利用这点儿优势对杨小娥下手了！本来是我未过门的媳妇，整天给他来信，您说我受得了吗？

蓝禾儿 （恶狠狠地）哼！女人这东西……

韩五一 这件事您可千万替我保密。

蓝禾儿 都闹到这份儿上了还保个啥密！我去找冷春谈。

韩五一 千万别！反正我跟杨小娥已经定了亲、过了礼，她就是我的人啦！再说，她以前对我的感情确实不错。目前，我正写信给她做工作，张扬出去，一是我没法儿在这儿做人，二是我怕相反把他们俩给促成了！

蓝禾儿 行。你还有点儿脑子，我不对任何人讲就是了。干你